

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杨浩昌

〔摘 要〕 基于 2001—2012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研究了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内在原因。结果显示:在限定投资、消费、出口和人力资本的条件下,现阶段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土地城镇化;无论是人口城镇化,还是土地城镇化,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中部地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我国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符合“S”型曲线。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增长;区域差异 “S”型曲线

〔中图分类号〕 F124.1

〔文献标识码〕 A

一 引言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调结构、稳增长”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要求。现阶段以城镇人口增长和城市“摊大饼”式扩张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式”城镇化能否有效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已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厘清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入推进以及区域协调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学界尚无一致的结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钱纳里认为,城镇化水平越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越高^①。亨德森(Henderson)认为,当城镇化水平提升 1% 时,人均 GDP 将提高 0.85%^②。卢卡斯(Lucas)认为,城镇化可以通过提供劳动力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③。克雷(Krey)等认为,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引擎^④。奥尼尔(O'Neill)等通过对中国和印度的实证分析^⑤,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鲍超(Bao C)和陈小杰(Chen X)通过对 1997—2011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0%^⑥。程开明认为,城镇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显示,每年增加 1000 万城镇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 1%^⑧。吕健认为,城镇化正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

〔作者简介〕 杨浩昌(1989—),男,江西南昌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制造业发展、创新管理、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116)。

〔收稿日期〕 2015-09-07

〔修回日期〕 2015-09-21

长的重要驱动力^[1]。朱孔来等通过对我国 2000 - 2009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化率每提高 1%,就可以维持 7.1% 的经济增长^[2]。项本武和张鸿武也认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3]。喻开志通过对 1996 - 2011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化水平越高,经济增长就越快^[4]。鲍超的研究显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率为 30% 左右^[5]。

另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甚至为负。亨德森(Henderson)认为,城镇化并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6]。拉赫曼阿卜杜勒(Abdel - Rahman)等通过对 35 个发展中国家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发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7]。陈淑云和付振奇通过对 1990 - 2009 年湖北省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8]。简雪芹等通过对 1978 - 2008 年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分析,发现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直接动力的源特征并不明显^[9]。王婷通过对 1996 - 2011 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在我国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可以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在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10]。靖学青和黄婷也认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11-12]。谢治春认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镇化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13]。

上述显示,关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且现有的研究较少涉及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鉴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其对经济增长影响呈现差异化。因此,有必要在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同时,进一步探究这种影响的区域差异。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既采用人口城镇化率,也采用土地城镇化率来衡量城镇化,从而使得研究结果更具

可靠性和稳健性;二是采用区域虚拟变量方法,进一步探讨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三是采用 Logistic 方程模型,分析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的背后原因。

二 研究设计与方法

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从已有研究可知,除城镇化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变量也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如在经济学领域,投资、消费和出口常常被比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此外,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见,为了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考虑投资、消费、出口和人力资本等变量。因此,本研究将计量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ln Pgdp_{it} = \alpha_0 + \alpha_1 \ln Urban_{it} + \alpha_2 \ln K_{it} + \alpha_3 \ln Cos_{it} + \alpha_4 \ln Exp_{it} + \alpha_5 \ln Edu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 $Pgdp$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经济的增长,这里用人均 GDP 来衡量^[2]; $Urban$ 为解释变量,表示城镇化,这里分别用人口城镇化率 $Urban_1$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土地城镇化率 $Urban_2$ (城镇建成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来衡量^[14]; K 、 Cos 、 Exp 、 Edu 为控制变量,分别表示投资、消费、出口和人力资本,这里分别用固定资产投资、各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商品出口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其他字母则分别表示常数项、变量的系数和残差。

2. 数据来源和计量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 - 2013)、《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2 - 2013)和国研网宏观经济数据库。下面首先对主要变量的数据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 Pgdp$	360	9.7804	0.7405	7.9708	11.4422
$\ln Urban_1$	360	-0.7895	0.2988	-1.4288	-0.1075
$\ln Urban_2$	360	-1.5337	0.5363	-2.8888	-0.4136
$\ln K$	360	8.0240	1.0973	5.2527	10.3500
$\ln Cos$	360	8.7665	0.6288	7.3972	10.5158
$\ln Exp$	360	-2.3109	0.9973	-4.2110	-0.0849
$\ln Edu$	360	2.1606	0.1308	1.8065	2.5901

为了得到较为稳健的估计结果,本研究参照了国内外学者的通常做法,分别采用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 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 对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进行估计。

三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为了较为全面、精确地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本研究分别用人口城镇化率

和土地城镇化率来衡量城镇化,具体的实证分析分为以下两部分。

1. 总体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全国总体面板数据对各解释变量的系数进行了估计。表 2 中方程 1、方程 2 和方程 3 分别显示了解释变量为人口城镇化率的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 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 时的总体回归分析结果; 方程 4、方程 5 和方程 6 分别显示了解释变量为土地城镇化率的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 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 时的总体回归分析结果。

表 2 总体回归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方程 1(FE)	方程 2(RE)	方程 3(FGLS)	方程 4(FE)	方程 5(RE)	方程 6(FGLS)
ln Urban ₁	0.0342 (0.0797)	0.2963 *** (0.0725)	0.2363 *** (0.0521)			
ln Urban ₂				0.0912 *** (0.0303)	0.0232 (0.0270)	0.0414 *** (0.0112)
ln K	0.3096 *** (0.0167)	0.2350 *** (0.0151)	0.0718 *** (0.0078)	0.3078 *** (0.0159)	0.2440 *** (0.0157)	0.0410 *** (0.0071)
ln Cos	0.6117 *** (0.0298)	0.6783 *** (0.0303)	0.9286 *** (0.0223)	0.5852 *** (0.0300)	0.7111 *** (0.0291)	1.0157 *** (0.0168)
ln Exp	0.0136 (0.0113)	0.0155 (0.0115)	0.0061 (0.0088)	0.0148 (0.0108)	0.0013 (0.0109)	0.0309 *** (0.0074)
ln Edu	0.2265 *** (0.0815)	0.2471 *** (0.0857)	0.2935 *** (0.0733)	0.2412 *** (0.0800)	0.3150 *** (0.0854)	0.4960 *** (0.0587)
常数项	1.4399 *** (0.2378)	1.6126 *** (0.2494)	0.6029 ** (0.2514)	1.7645 *** (0.2009)	0.9468 *** (0.1874)	-0.3865 *** (0.1168)
R ²	0.8739	0.9354		0.8485	0.9118	
Hausman 检验 P 值	0.0000			0.0000		
OBS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注: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 * *、* * *、* 分别表示变量系数通过了 1%、5%、10% 的显著性检验; OBS 代表样本观察值的个数。

当解释变量为人口城镇化率时,首先,根据 Hausman 检验, p 值为 0.0000, 小于 0.05, 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根据 Hausman 检验,固定效应(FE) 的估计结果优于随机效应(RE)。因此,本研究在方程 1 和方程 2 之间选择了方程 1。其次,通过比较方程 1 和方程 3 的估计结果可知,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完全一致。由于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23], 在方程 3 估计结果的基础上讨论解释变量为人口城镇化率时的总体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一是在限定投资、消费、出口和人力资本的条件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即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现阶段我国可借助城镇人口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且当人口

城镇化率提高 1% 时,经济增长率将提升 0.2363%; 二是投资、消费、出口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为正,这表明增加投资、扩大消费和出口以及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也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三是在所有的解释变量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最大,这表明居民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应积极扩大内需,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当解释变量为土地城镇化率时,首先,根据 Hausman 检验, p 值为 0.0000, 小于 0.05。因此,本研究在方程 4 和方程 5 之间选择了方程 4。其次,通过比较方程 4 和方程 6 的估计结果,可知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完全一致。由于方程 6 的估计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在方程 6 估计结果的基础上讨论解释变量为土地城镇化率时的总体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是在限定投资、消费、出口和人力资本的条件下,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这表明现阶段我国也可借助土地城镇化率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当土地城镇化率提高 1% 时,经济增长率将提升 0.0414%,小于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我国应推动人口城镇化发展,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二是投资、消费、出口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为正,这进一步表明增加投资、扩大消费和出口以及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也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在所有的解释变量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仍然为最大,这进一步表明,现阶段我国应大力扩大内需,积极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综上所述,在限定投资、消费、出口和人力资本的条件下,无论是人口城镇化,还是土地城镇化,都能显著促进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且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土地城镇化。投资、消费、出口和人力资本也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在所有变量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

2. 分区域回归分析

如前所述,城镇化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且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借鉴刘军等的做法^[24-25],本研究以西部地区为参照组,引入了区域虚拟控制变量 East 和 Central,来探讨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其中,当研究样本为东部地区时,East 取值为 1,当研究样本为其他地区时,East 取值为 0;当研究样本为中部地区时,Central 取值为 1,当研究样本为其他地区时,Central 取值为 0。表 3 中方程 7 和方程 8 显示了解释变量分别为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化率时的回归分析结果,并运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最终得出分区域回归分析结果。

通过观察方程 7 中各解释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可知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作为参照组的西部地区,其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 0.3227,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 0.1643(该系数为作为参照组的西部地区与

表 3 分区域回归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方程 7(FGLS)	方程 8(FGLS)
ln Urban ₁	0.3227*** (0.0499)	
ln Urban ₂		0.0317*** (0.0117)
ln K	0.0898*** (0.0067)	0.0586*** (0.0062)
ln Cos	0.8785*** (0.0210)	0.9926*** (0.0167)
ln Exp	0.0533 (0.0084)	0.0255*** (0.0094)
ln Edu	0.3209*** (0.0659)	0.5137*** (0.0682)
East* ln Urban ₁	-0.1584*** (0.0157)	
Central* ln Urban ₁	0.0969*** (0.0114)	
East* ln Urban ₂		-0.0246*** (0.0100)
Central* ln Urban ₂		0.0542*** (0.0099)
常数项	0.7831*** (0.2300)	-0.5316*** (0.1209)
OBS	360	360

注: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变量系数通过了 1%、5%、10% 的显著性检验;OBS 表示样本观察值的个数。

东部地区虚拟变量的系数之和),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 0.4196(该系数为作为参照组的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虚拟变量的系数之和),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均能显著促进经济的增长,且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

通过观察方程 8 中各解释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可知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作为参照组的西部地区,其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 0.0317,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东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 0.0071,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 0.0859,且同样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均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

综上所述,无论是人口城镇化,还是土地城镇

化,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中部地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

四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均能显著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且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下文进一步探讨导致该现象出现的原因。借鉴美国城市学家诺瑟姆(Ray. M. Northam)在1975年提出的“诺瑟姆曲线”理论,本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符合“S”型曲线。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当前我国中部地区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大量人口向城镇地区聚集,城镇空间迅速扩张,从而导致地区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大量增加,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其次,我国西部地区正处于城镇化初期向快速发展过渡的阶段,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发展速度也较缓慢,为地区带来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有限,因而其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明显小于中部地区;再次,由于我国东部地区正处于城镇化趋于成熟的发展阶段,城镇化率较高,城镇人口比重增加和城镇空间扩张的速度趋缓甚至停滞,为地区带来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量随之减少,从而导致其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小。

为了验证我国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符合“S”型曲线,本研究采用 Logistic 方程模型对此进行分析。首先建立如下方程模型:

$$\ln Pgdp = \frac{1}{a + be^{-\ln Urban}} \quad (2)$$

$$\begin{aligned} \text{即: } \ln Pgdp &= \frac{1}{a + be^{\frac{1}{\ln Urban}}} \\ &= \frac{1}{a + b \frac{1}{Urban}} \end{aligned} \quad (3)$$

式(2)中, a 、 b 为待估计参数。若 $b > 0$,且通过了至少 10% 的显著性检验,则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符合“S”型曲线;若 $b < 0$,且通过了至少 10% 的显著性检验,则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符合倒“S”型曲线。

表 4 中方程 9 和方程 10 显示了解释变量分别为人口城镇化率和为土地城镇化率时的参数估计结果。

表 4 参数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方程 9(FGLS)	方程 10(FGLS)
1/Urban ₁	0.0103*** (0.0003)	
1/Urban ₂		0.0003*** (0.0001)
常数项	0.0788*** (0.0006)	0.1012*** (0.0007)
OBS	360	360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变量系数通过了 1%、5%、10% 的显著性检验;OBS 表示样本观察值的个数。

通过观察表 4 中方程 9 的估计结果,可知 $b = 0.0103 > 0$,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符合“S”型曲线。方程 10 的估计结果也表明,我国土地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也符合“S”型曲线。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符合“S”型曲线。为了直观反映其变化形态,本研究基于表 4 中方程 9 的估计结果,绘制了中国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图(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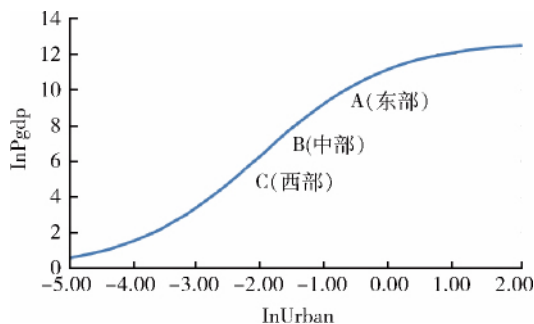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图

通过比较相关统计数据,可知现阶段我国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处于 A 点,为城镇化趋于成熟的发展阶段;中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处于 B 点,为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处于 C 点,为城镇化初期向快速发展过渡的阶段。此外,由图 1 可知,B 点的斜率最大,C 点次之,A 点最小,且均大于 0。这表明,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均能显著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且在中部地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 2001—2012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本研究分别运用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化率衡量了城镇

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影响的区域差异,同时采用 Logistic 方程模型,重点分析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的背后原因。本研究的结论如下。

第一,在限定投资、消费、出口和人力资本的条件下,无论是人口城镇化,还是土地城镇化,都能显著促进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且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土地城镇化。投资、消费、出口和人力资本也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其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

第二,无论是人口城镇化,还是土地城镇化,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在中部地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

第三,我国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符合“S”型曲线,其背后原因主要是不同地区所处城镇化发展阶段的不同。当前我国中部地区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大量的人口向城镇地区聚集,城镇空间迅速扩张,从而导致地区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急速增加,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我国西部地区正处于城镇化初期向快速发展过渡的阶段,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发展速度也较缓慢,为地区带来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加有限,因此,其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明显小于中部地区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而我国东部地区正处于城镇化趋于成熟的发展阶段,城镇化率较高,城镇人口比重增加和城镇空间扩张的速度趋缓甚至停滞,为地区带来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加量随之减少,从而导致其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小。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得出了以下政策启示。

首先,我国各地区应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调结构、稳增长”的关键时期,各地区应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相关创新要素的有效聚集和知识技术等传播与扩散,增强城镇地区的创新活力,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生产率,以此发挥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

其次,应改革户籍制度,加快人口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镇化,本文的分析也表明,人口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大于土地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因此,各地区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消除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加快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以提升人口城镇化率。

第三,应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加快中西部地区新

型城镇化先行区建设。现阶段,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与东部地区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我国有关部门应结合目前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尤其应注重加快中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建设,推动区域联动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增长。

第四,应充分释放内需潜力,积极发挥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作用。如前所述,在所有变量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因此,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应充分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着力推进消费扩大升级,以积极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第五,应大力增加投资、出口和人力资本投入。本文的分析表明,投资、出口和人力资本也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我国正面临着较大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各地区还应通过大力增加投资、出口和人力资本投入等多种方式,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促进经济增长。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01 to 2012, this essay studies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regional differences separately. Further, it analyses the internal reas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ct that investment, consumption, export as well as human capital are under control,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both can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obviously, and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land urbanization; both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have different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gion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central region is the greatest, 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second, while the eastern region is the least;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f China accords with S - curve.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is essay proposes some relevant policy implications.

【Key words】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nd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regional differences; S - curve

参考文献

- [1] 钱纳里著,李新华等译. 发展的型式: 1950 - 1970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 [2] Henderson J V. How urban concentration affects economic growth [M].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0
- [3] Lucas Jr R E. Life Earnings and Rural Urban Migrat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29 - 59 (下转第 91 页)

- 院学报,2014(1):78-81
- [2] 涂振.住宅区车库所有权分析[J].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80-82
- [3] 念义.小区停车位权属法律问题及其完善[D].厦门大学,2008
- [4] 张云.小区车位车库归属问题探究[D].郑州大学,2013
- [5] 柏培文.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参与企业收益分配问题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06
- [6] 关一谱.试论住宅小区公用设施的产权归属[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5):66-69
- [7] 林捷兴.小区停车位归属谁所有成本是否分摊是关键[N].深圳特区报,2014-12-24
- [8] 杨志春.建筑物区分所有架构下的车库权属研究——兼议中国车库权属制度的构建[D].华东政法大学,2008
- [9] 裴晓曼.住宅小区车库车位处分问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4
- [10] 童泽宇.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研究[D].山东大学,2013
- [11] 孙夏男.小区车库权属问题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10
- [12] 网易财经.深圳拟立法规定“住宅配建停车位归业主共有”开发商集体吐槽关键要降地价、多设停车位[EB/OL],http://money.163.com/14/0221/04/9LJ3M6CK00253B0H.html,2014-02-21
- [13] 牟典荣.论我国小区停车位权属纠纷及业户权益保障[J].现代物业(上旬刊),2011(7):241-242
- (责任编辑:赵勇)

(上接第63页)

- [4] Krey V, O'Neill B C, van Ruijven B, et al. Urban and rural energy use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Asia[J]. Energy Economics, 2012(34): 272-283
- [5] O'Neill B C, Ren X, Jiang L, et al.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energy use in India and China in the iPETS model[J]. Energy Economics, 2012(34): 339-345
- [6] Bao C, Chen X. The driving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and water use change in China: A provincial-level analysis in 1997-2011[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5(5): 530-544
- [7] 程开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及理论模型述评[J].经济评论,2007(4):143-150
- [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6):4-16
- [9] 吕健.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分析:2000-2009[J].上海经济研究,2011(5):3-15
- [10] 朱孔来,李静静,乐菲菲.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1(9):80-87
- [11] 项本武,张鸿武.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2):47-54
- [12] 喻开志,黄楚衡,喻继银.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J].财经科学,2014(7):52-60
- [13] 鲍超.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及用水变化的时空耦合关系[J].地理学报,2014(12):1799-1809
- [14] Henderson J V.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3(4): 275-342
- [15] Abdel-Rahman A N, Safarzadeh M R, Bottomley M B.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A cross-section and time-series analysis of thirty-five developing countries[J].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Economiche e Commerciali, 2006(3): 334-348
- [16] 陈淑云,付振奇.城市化、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以湖北省1990-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为例[J].经济体制改革,2012(2):30-35
- [17] 简雪芹等.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J].地理研究,2013(4):691-700
- [18] 王婷.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时空分化[J].人口研究,2013(5):53-67
- [19] 靖学青.城镇化进程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基于1978-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14(1):1-6
- [20] 黄婷.论城镇化是否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基于19国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4(2):32-40
- [21] 谢治春.生活质量提高、城镇化推进与经济增长——基于1960-2011年9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4(7):14-21
- [22] 刘军,徐康宁.产业聚集、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0(7):91-102
- [23] Wooldridge J 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M]. MIT Press, 2002
- [24] 刘军,徐康宁.产业聚集、工业化水平与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科学,2010(10):65-72
- [25] 杨浩昌,李廉水,刘军.本土市场规模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J].中国科技论坛,2015(1):27-32
- (责任编辑:翁珊珊)